

两千多年的等待? ——克娄巴特拉的真实自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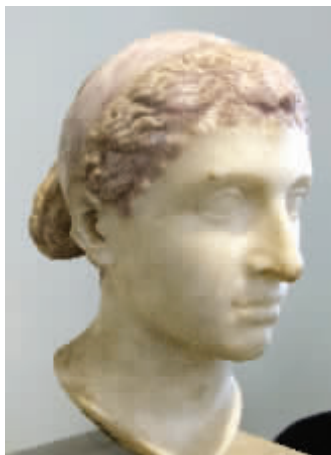
金寿福

有关克娄巴特拉的容貌,她的鼻子和身材,以及她的死因和死法的争论持续了近两千年。2009年,多米尼加女考古学家马丁内斯在亚历山大周围考察了近30座古代建筑废墟和遗址,最终相信位于亚历山大以西约45公里处的塔普西里斯神庙是克娄巴特拉的埋葬地。假如马丁内斯的推断成为事实,克娄巴特拉终于可以向世人展现其真实的自我了。

埃及女王的一生

毫无疑问,克娄巴特拉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女性之一。在西方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她被不断塑造和重塑,成为家喻户晓,但同时也最具争议的人物。尽管每个时代都从自身的需求对这位埃及女王进行回忆,然而一条主线未曾断裂,那就是她借助自己的妖艳,通过诱惑男人来运作权力。

克娄巴特拉出生的时候,托勒密王朝统治下的埃及已经江河日下,王室内部存在诸多矛盾,官吏的腐败使得民众日益不满;尤其是,罗马正处在上升势头,势力范围一再扩大。因此,对托勒密统治者来说,即便要保持埃及在名义上的独立也已经变得不再可能。这一时期,希腊、小亚细亚和西亚的许多土地已经被纳入罗马的麾下。克娄巴特拉的父亲托勒密二世将大量财物送给罗马统治者,导致国内经济状况更加恶化。公元前58年,托勒密二世被造反的民众驱逐出亚历山大,只好逃到罗马避难。3年以后,在罗马军队的帮助下,他才得以重返亚历山大。公元前51年,托勒密二世去世,刚满18岁的克娄巴特拉成为女王,史称克娄巴特拉七世,与年仅10岁的弟弟托勒密十三世分享王权。托勒密二世在遗嘱中明确规定,罗马对埃及具有监护权。这个监护权不久就派上了用场,因为姐弟之间发生了内战,在几个阴险的谋臣的鼓动和帮助下,托勒密十三世把克娄巴特拉逐出王宫。恰在此时,庞培在与恺撒较量中败北,逃到亚历山大避难。这件事为罗马插足埃及事务提供了充足的理由,而恺撒的到来则为克娄巴特拉东山再起创造了机会。为了获得罗马的支持,托勒密十三世的谋臣提着庞培的首级来见恺撒。不料,恺撒却对这件事勃然大怒。克娄巴特拉设法越过其弟弟手下军队的防线,到了恺撒的驻地并说服他站到自已的一边。当恺撒率领罗马



克娄巴特拉头像

军队打败托勒密十三世的时候,克娄巴特拉已经身怀恺撒的儿子。公元前48年,克娄巴特拉重新入主王宫,名义上与其另外一个弟弟托勒密十四世分享权力,而实际上独掌王权。

公元前47年,克娄巴特拉为恺撒生下他唯一的儿子,取名“恺撒里昂”(意为小恺撒)。第二年,克娄巴特拉带着儿子赶往罗马。恺撒于公元前44年3月被谋杀,克娄巴特拉设法带着儿子逃回埃及。不久,托勒密十四世暴死,当时流传是被他的姐姐克娄巴特拉害死的。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证明这一传言是否属实,但不可否认的是,克娄巴特拉确实有这样做动机。果然,克娄巴特拉任命不足3岁的儿子为国王,即托勒密十五世。在克娄巴特拉眼里,恺撒里昂不仅是埃及合法的君主,而且将来应当凭借他是恺撒之子的身份得到罗马的优待。

为了巩固她与儿子在国内的地位并维持埃及的独立,克娄巴特拉必须再次找到一个可靠的后台。恰在此时,安东尼召见克娄巴特拉。前者正在位于今土耳其南部的塔尔苏斯为远征帕提亚做准备,后者便不顾路途遥远乘船北上。这次远征能否成功将决定安东尼个人的命运,盛产粮食且其他物产也非常丰富的埃及对他的军队供给至关重要。安东尼确认了克娄巴特拉的王位,还把腓尼基以及奇里乞亚、阿拉伯半岛和犹太的部分土地赠与克娄巴特拉,使得埃及的势力范围空前

增大。不仅如此,安东尼决定与妻子——屋大维(奥古斯都)的姐姐——奥克塔维娅离婚。

对此时的屋大维来说,真正危险的敌人是安东尼。克娄巴特拉投靠安东尼,恰好为屋大维提供了绝好的借口除掉安东尼并随后占领埃及。为了避免同室操戈的嫌疑,屋大维向克娄巴特拉而不是向安东尼宣战。屋大维可谓机关算尽,甚至不惜违反罗马通行的法律。据说,罗马人有一个习俗,就是在生前把自己的遗嘱放在维斯太神庙当中。屋大维强迫女祭司把安东尼的遗嘱交出来。安东尼在遗嘱中明确地说,他希望死后与克娄巴特拉一起葬在亚历山大。遗嘱中的这个规定给了屋大维鼓动罗马人仇视安东尼的理由。按照屋大维的解释,安东尼岂不是要把都城搬到埃及,把罗马的权力拱手让给这个埃及女人?我们无法确认这个所谓的遗嘱是否属实,很有可能是屋大维为了煽动罗马民众对安东尼的仇恨而杜撰的。

安东尼出兵帕提亚失利以后,军队还没有来得及恢复元气,就又陷入了与屋大维在亚克兴的战争。表面上看,安东尼想与屋大维在亚克兴进行决战,实际上是他以处于穷途末路的残兵败将消极地应战。因此,这场海战的结果可想而知:屋大维获得了全胜。一年以后,

屋大维稳定了罗马及其附属地区的局势,然后率领军队登陆埃及。安东尼的旧部原本就所剩无几,他们多数投诚,安东尼在走投无路中自杀。克娄巴特拉当然不愿善罢甘休,据说,她当时还掌握着一批财宝,仍然希望保住自己的王位,至少把王位传给自己和恺撒的儿子。她甚至身揣恺撒的信,试图以此打动屋大维的心。然而,屋大维并没有步恺撒和安东尼的后尘;这样,克娄巴特拉保全埃及王位的企图彻底落空。

克娄巴特拉的尸骨未寒,屋大维对她的妖魔化便已经开始。在屋大维发动的宣传运动中,诋毁克娄巴特拉成为其中关键的部分,另外一部分内容则是美化他自己。亚克兴海战成为屋大维的御用文人建构神话的良好题材。这场战役被描写为改变罗马历史走向的重大事件,被视为让罗马起死回生的转折点。屋大维在这场战役中力挽狂澜,把罗马从灭亡的边缘拯救出来。他不仅避免了内战,而且彻底结束了持续一百多年的混乱局面,新的时代终于开始了。在屋大维御用文人们的笔下,罗马犹如涅槃重生,按照维里乌斯的说法:“法律重新具有了效力,法庭恢复了以往的权威,元老院重新赢得了尊严。”克娄巴特拉以及她所属的埃及成为衬托屋大维伟

大形象的背景。可以说,屋大维时代是拉丁文学兴盛的时期,或者更准确地说,克娄巴特拉在很大程度上为罗马作家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按照普罗佩提乌斯的理解,屋大维通过战胜克娄巴特拉从两个维度确立了人世的正常秩序,那就是:男人要主宰女人,罗马要统治世界。

罗马文人笔下的克娄巴特拉

按照罗马官方宣传,克娄巴特拉是一个来自东方的权欲极度膨胀的女王,一个诡计多端并充满了诱惑力的女人,一个不忠和乱淫的荡妇,她让两个杰出的罗马人堕落。最为不可饶恕的是,她极度仇视罗马。在当时,埃及的亚历山大象征着富裕和开放;在罗马人看来,亚历山大这座城市充满堕落和虚荣的文化,而克娄巴特拉正是其始作俑者和代言人。对许多罗马人来说,异域总是与性和欲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埃及,它让罗马人联想到神秘仪式、炼丹术、动物崇拜以及其他说不清道不明的变态的东西。

贺拉斯把克娄巴特拉形容为可怕的魔鬼,只是在写到这

(下转5版) ➔



英国画家雷金纳德·亚瑟(1871—1934)的《克娄巴特拉之死》